

新調 新輯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

詩的新輯第一輯目錄

(零售大洋八分一九三
五十一月一日出版)

封面木刻·····	新波作	退伍兵·····	曼晴
詩的特殊性(森山啓作)·····	駱曉生譯	父歸·····	新波
我已不復歌唱·····	易斐君	星的歌·····	王亞平
春天在心中·····	蒲風	我何曾失去?·····	袁勃
咆哮的盤谷·····	陳子鶴	路工·····	冀春
漁陽行(大衆合唱詩)·····	王亞平	運河岸上·····	史翰
故城·····	矢原禮三郎	魚船·····	江岳浪
一條路·····	林林	風吹雪(葉瑞雷作)·····	魏晉譯
雨·····	史翰	飢餓(遠地輝武作)·····	石榆譯
怒·····	白瑩	漂泊者唱的黃昏之歌(竹村俊郎作)易客譯	
生活·····	林蒂	詩歌的機運·····	袁勃

詩歌新輯第二輯

(新年特大號)
零售一角

一九三六元旦出版

關於詩的技巧及其他	林蒂
狂風暴雨之夕	柳倩
夜渡黃河鐵橋	史輪
灰色的雲	李華飛
早晨的歌唱	陳
回家	李三
新宿鐸	蒲風
搶堤(大眾合唱詩)	王亞平
送別	袁勃
晨光下	李華飛
長堤上	白瑩
歌聲	駱駝生

樓霞街的夜晚.....	葉 蕙
黎明之歌.....	林 麥
農婦.....	冀 春
寄哥哥.....	休 基
城與浮士德.....	劉西蒙
農民苦.....	葉 頻
廟前.....	濺 波
新兵.....	沈
新年.....	溫 流
小三子的夢.....	葉 蔭
我的詩（白德納作）.....	魏晉譯
淚點（惠特曼作）.....	周而復譯
詩的分野（N.齊霍諾夫作）.....	杜宇譯

北平的怒吼

王亞平

狂風掃過灰色的古城，

天在眩，

地在動，

萬把手擊破

死寂的街市，

怒吼的洪流突出喉嚨。

枯枝上，

寒鴉亂飛，

小旗閃爍着：

「起來——被壓迫的民衆！——」

鋼的隊伍，

鐵的陣勢，

刺刀，

木棒，

生死榮辱，

儒性與英勇。

車夫，

小販，

也舉着拳頭，

前門的金獸，

瞪着驚奇的眼睛。

汽車載來了——

黑衣警憲，

槍的威嚇，

貓猛的臉，

死神吹起號角，

刺進了肩，

穿透了胸，

倒了！倒了！

前面的同學倒了！

衝呀！衝呀！

後面的衝上去！

石子，

磚塊，

防衛的武器，

鮮血浴着意志，

怕什麼？

我們正都年青。

憤恨的火，

煎着憤恨的心，

滔天的怒吼，

爆炸了沈沈的古城。

十二月十六日。

關於詩的技巧及其他 林 蒂

——新的形式底檢討

新詩的建立，自五四以來，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了。在這一段時期中，社會是時時刻刻在變動着；作為反映客觀現實的形象之一的詩歌，自然也得隨着變動。如冰心的歌頌母性偉大的「春水」，蔣光赤的「戰鼓」，「懷鄉集」，（因將現實極度的厭惡，相應於當時在全國澎湃着的一種潮流的頂點，而反映出來的代表前進意識的一派的盡有歷史任務的「口號」詩，）王獨清的頌廢詩，（威尼市）及「煉獄」之類，）以及把藝術當爲玩弄人生的新月派的歌頌風花雪月；在法國引度過來的樹着象徵主義的旗幟的現代派詩人，寫些除了自己再

沒有人看得懂的詩歌，等等很顯著的不同的形態。如果出來倒是一筆很大的賬目。——這些都先後的被時代淘汰去了，雖然有些還去作着最後的掙扎。直到一九三〇年「新詩歌」的產生，才可以說是又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新詩的基礎算是奠定了。幾年來的運動，它的生命是變得更加康健了，——這是時代決定了它的存在。

但是當我們加以精密的檢討的時候，却又使我們有些汗顏。

在這整整的幾個年頭中，我們全部所有的收穫，是沒有幾篇夠得上稱爲偉大作品的；普遍的毛病，都是在技術上顯着非常的貧乏。一個好好的題材，隨便的湊集了一下，便即成爲一篇作品。這一方面固



然是我們的詩人修養的不夠，一方面却也是我們的詩人們多半祇顧慮到題材這方面，而把作為形成一件藝術品的完整的技巧忽略了。爲了新詩的前途，我們要把它看爲一樁很嚴重的錯誤來糾正。

過去在新詩剛由作為個人吟頌，個人欣賞的東西，而轉向爲大眾的吟唱的時候，因內容起了一個急劇的變化，技術是在被劣拙地被運用着；每一個詩人都以爲祇要是提到一個很前進的題材，把它又映在作品上，便成爲一首好詩。但是時代是在前進着，我們似乎不能躺在一個剛踏到變革的階段，便算是做到了我們要達到的目的了。我們底總的目的是還遙遠着，這完全要依賴我們底詩人的努力。

郭沫若先生在發表於「雜文」第三期

的信上，有這樣講過：「意識是第一着，有了意識無論用什麼方法，無論用什麼形式，無論取什麼材料都好。反之，則無論怎樣都無是處。」在這裡「意識」是被沫若先生強調着。沫若先生在針對着一般在十字街頭徘徊着的詩人，這樣的喚醒了他們底「意識」，要他們在「意識」方面多修養，這個是很對的，這還針對着目下的一般青年。不過沫若先生是寫過幾本集子的詩人，而且是傳誦過一時的，——作爲我們的先驅者的他在技術方面是能運用得很純熟的，所以這一點他是忽略了，他沒有指出青年詩人在技術方面也應該得多留意一下。這個我現在就作為補充了。

任白戈先生「說到作品底題材和主題」裏面有一句話這麼說：「我國偉大的現實

已經使全世界的人們都震驚了」。我們應該知道，這偉大的現實裏面的每一個題材，有了我們的「意識」還是不夠的，因為一件藝術品的構成決不是這麼簡單底一回事。一個偉大的題材，除了要通過我們正確的世界觀「意識」，還得通過我們的感情，我們的感覺——想像，這樣整理過來的作品，才能稱為一件完整的藝術品。

高爾基在「論詩的主題」上（雜文第三期），他就指出了一首詩，這首詩「在本質上是值得模倣的例子」，「然而在形式上，是可憐的……」。把蘇聯一個正在建設中的新國家拿來跟中國對比是可笑的。然而就是在前幾年，谷非先生論到主題的積極性時，他除了摺斥那些為難新興文學為「口號」，「文學干涉政治」外，也並沒有叫

我們的作家不用注意到技巧。他很顯明的說：「如果說，不管作品是不是由活生生的藝術形象所構成，只要「意識」是積極的就好，那是抹殺了藝術底特徵，只懂得政治和藝術的統一，而不懂得兩者的差別。」作為日本的理論家兼詩人的森山啓，在他的「關於創造方法的二三問題」上也曾這樣說過：「如果是沒有藝術地磨鍊過的作家的技巧，雖有認識也不會有具體的藝術樣式。」這樣是更加證明了，技巧在有了「意識」後，還是站在很重要的地位。我們不是那些過去的形式主義者，這些都是很明白的事；但是在把握住了我們所要表現的內容底時候，技術還是絕對不能忽略的。

現在我們既然明瞭了過去所犯的毛病

，問題就在要我們如何來矯正呢？

光引一個在十九世紀的中葉，完全以一個嶄新的姿態，「在歐洲，在美洲，均引起了憤怒的狂潮」的詩人來作為例子吧！

華德惠德曼 (Walt Whitman) 出生的時期，「正是美國脫離英國的羈絆，在廣漠富源上，以超速度朝着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他以為歐羅巴的詩歌，是貴族文化化的產物，不屑為採用。」因此他說：「必須探求新的手段與新的形式。」對於那些「舊的方法，旋律，音韻，對比法，暗示法等貴族式的作詩法之舊傳統，必須堅決的絕緣。」惠德曼所抱的這種態度是值得我們作為做效的，我國名義上雖然是已擺脫了舊有的傳統，但是實際上舊的勢力

還是很牢固的盤据着，這是有它的政治背景。在這新舊交替的過渡時期，在我國的民族急求解放的時候，我們對於那些陳舊的，帶有毒素的東西，更非儘量給它一個大打擊，粉碎它，瓦解它不可。因為這對於我國民族的解放運動有着很大的阻礙。在一個全新的內容應着時代的要求而產生的時候，技術是常顯着非常的貧乏，及表現力的不足——這原因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產生出新的形式，來配合我們新的內容。然而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要喚醒我們底詩人的注意。

華德惠德曼在美洲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他是應着時代的要求而產生的。在現下的我國，也正迫切的需要着這一種人材；這種破壞舊的傳統，破壞有毒的舊形

式，而發展新的形式的人材。因為「社會要求我們採用更雄大的形式，表現比華德惠德曼的時代更爲複雜龐大的社會生活。」高爾基也以如下的話引用過：「哲學者。是說明世界，我們是變革世界的」。在作爲下層的基礎正極度傾向崩潰的時期，在新興階級的這一方面，我們是要求着表現出一種前進的，一些以嶄新的姿態而出現的戰士。我國所受外侮的迫害，幾千年來的壓制，是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來得厲害些。我國偉大的現實，既然使全世界的人們都震驚了，我們的詩人就應當堅決地面對現實，闖入狂風暴雨血肉相搏的時代的核心去發掘偉大題材。

因此一種新的形式底追求，是應該要被我們強調着的。我們知道馬耶可夫斯基

也是一個苦苦追永新的形式的詩人，一切舊的他都瞧不起的，他的詩在當時對於他本國的一般青年詩人的影響很大，尤其是現在蘇聯最偉大底詩人之一的柏慈敏斯基。

但是要創造出一種新的形式，也並不是容易的事。爲了這一定有一些詩人要感覺着苦惱吧！可是時代終會給我們作最後底證明的，如果我們的詩人能夠努力的話。在生活的實踐中，在鬥爭的階段里，我們是會慢慢獲到我們所需要的。反之，如果一個沒有進過工廠的詩人，他要坐在象牙之宮裏歌頌着工廠的偉大呀，或工廠的黑暗面啦，結果總是要失敗的。因爲這方面他根本就不熟識，頂起碼他祇能照舊的運用他慣常抒寫戀愛的技術，或是慣於作

個人無病呻吟的那種手法。這個新月派的代表詩人徐志摩的「廬山石工歌」便是一個顯例。

我現在再重複的說一句。爲了新興詩歌能夠很康健的跟着時代一起生長，我們要破壞了舊的枷鎖，這會使我們的內容得到無羈的發展。我們如能再創造出一種新的形式，新詩的力量是會更加堅強的。形式應該多樣化的被運用，在什麼時候採用什麼形式，這是都要由某一個內容來決定——即是多樣的內容決定多樣的形式。

詩是把某一個複雜的題材，用最簡單的手法來傳達出大衆的感情底藝術。所以詩的句子必須是洗煉的，字眼是要費推敲的，要有音樂的成分的。我們要表現出能配合我們底時代的詩歌，這偉大的時代

——是四萬萬的同胞在苦難中輾轉着，煎熬着，正在力求解放的時代——反映在詩歌上必須是悲壯而雄渾，是容易感動人情緒的，——而不是感傷的成分。

現在引一段高爾基所說的話作爲結束吧？

「……這些一行一節地，規規矩矩排着的言語，極爲缺乏感情，缺乏詩人和主題的合一。這一切……都是因爲我們的詩人們教養，技術的武裝薄弱，和努力的不足。……」

——一九三五，十，二十四日。

狂風暴雨之夕

柳倩

雲捲，
無限的狂妄，

掃過天空。

一列天馬潛行，

沉深地啣枚急走；

披上一片烏黑

更過天衣，

從前所有白雲的藹藹，

黃金的誇飾，

都從峨然的大厦尖頂上隱退；

舐犢的情熱已經消滅，

牛乳場再不聽見牡牛嘶鳴。

一聲聲，

響過屋角，

響過踰牆的柳枝和雜樹；

馬路上車腰的顛簸，

許多人負上沉默。

『好大的風呵！』

雨也快來了把？』

鳴鳴，

沙沙。

人力車各自也去

尋找他們藏身的所在。

世界留下一片黑，

片不自然的緊促，

國旗也不知幾時取下來了，

失去了國與國綠色的鮮明。

這時，宇宙沒有顯然的明，

沒有濃郁的暗，

祇有——

鳴！鳴！鳴！

沙！沙！沙！

一片尖銳的叫吼，

雜樹應過回聲，

活力充滿了宇宙。

※

※

雷鳴，

無數的狂暴

挾過天風，

小潭內，

死水翻天高捲，

撕去了半潭甯靜。

上帝給人以聰明

也不能拜出個和平；

聽憑暴亂主宰，

金蛇竄破黑夜底安穩。

沙沙，

風勢不停。

隆隆，

響過雷聲。

電線吹折，

人類在摸索，

狗挾尾在雨中劇行。

嘴嚙上一個沉默，

沉默，沉默！

祇有這大時代底呼聲：

風狂，

雨急，

雲捲，

雷鳴。

舊世界

在恐怖中

包捲，

水搭後，

不時閃出

一瞬的光明。

夜渡黃河鐵橋

史
翰

……隆隆，隆隆，
達隆隆突隆隆，……
火車奏着雄渾的調子
一程程激昂地向前飛奔。
汽笛聲裏拖來個小心，
白光一閃「慢」字條地沒了踪影。
火車向鋼鐵的樊籠駛進，
人心裏曩起好奇和興奮。
車窗上掠過條條撐天提地的巨臂——
震耳欲聳的輪音却變得更外清脆。
車在獨眼樣明燈指示下飛渡，
人在機器運轉中突進。
煤屑擊打得臉兒生痛，
廣漠的夜裏絞出一股冷風。

下面忽地現出一片光明，
隱約中似乎萬千金蛇溜馳；
倏地又化了一灣血漿——
啊！這一定是上游，上游來的！
上游有連年的災難——
一年淹一年旱還密雜着兵燹；
生路早變成一條足力的鋏棍，
終於夾出了一個火花——太不平凡。
這火花要燒焦鬱鬱的山嶺，
要顛覆荒涼的野原，
要毀滅不適人生的大漠，
要像你黃流貫通中原。
啊是什麼：怎麼血漿一片——正在涵湧，
倏忽又幻化了黑漆一團？
一個個黑影連聯，充滿了脚下，

彷彿無數萬的鬼影閃閃。

又分明都飲着黃水的苦汁，

一時又吐出搖擺一付苦臉；

忽地用那黑掌扒心忽而又指天，

啊！您一定有悲憤得難以道出的語言。

啊！您可是黃浪吞噬了的冤魂？

您可是慘死於槍刀下的弱者，至今白骨未

掩埋？

您可是在飢餓凶神之寶刀下的犧牲者？

您可是爲了要活而飲了流彈的厲鬼？

您可是爲了自家人的肉搏而含恨終天，

不然爲什麼露出水面啾啾來的哽咽？

驀地羣鬼由紅水裏上昇，

登時咆哮聲飛騰上青空。

像地獄中撒旦率領之羣魔，

因謀叛，蜂擁着殺上天庭。

一個個高伸着黑大的拳頭，

咬一陣嗤嗤的牙齒又連連呼起巨聲：

「誰使我們葬身魚腹？」

誰攫去了我們的生命？

還命來！還命來！我們要活！

別坐在我們奉獻的天堂裏裝神！」

聲音像深山中一陣雷鳴，

四邊的峯巒立即送來了回聲，

這聲音顫搖得巴顏喀拉山在跳動，

並鼓起太平洋的洪濤滾滾似潮湧。

啊這血流呀，鬼影呀正在沸騰上湧，

汽笛撕裂般的暴響又在耳邊長鳴。

× × × × ×

車輪隆隆給驅走了奇蹟，

電光又喚回清醒的意識——

我仍在工人掌管的世界裏——

活生生地飛躍樣地前馳。
車頭上的電炬把黑暗赫得溜走。
修長的樊籠終于到了盡頭。
開闊的天地煞是舒爽，
堅穩的陸地上車也像恢復了健康。
一陣清風贈我一懷歡暢，
蔦抬頭，哈！大光芒已初出在東方。

……隆隆，隆隆，
達隆隆，隆隆，……

不息的輪轉歸根迎來個朝曦，
剛才鐵橋邊旁的奇蹟決非一套神話，
不久的將來，也許更在明天，
牠滾滾的血流要匯化個嬰兒的中華。

一九二五，十一，十八夜。

灰色的雲

洪道

冷峭的黃昏冰住了全工場，
天空逝去幻美的晚霞。
巨烟囱聳矗着；濃墨的煤烟，
朵朵捲散似陰天的雲朵。

灰色的雲塗抹蔚藍的天空，
陰鬱的影落在蘇州河上。
陣陣尖聲的口號叫，一道白汽
劃破天空，搗散河底陰影。

一羣被榨乾了油的女工，
鬼影似的從地獄之門跌出，
長短的身材，不同的模樣，
貧血的臉都抹上一層焦黃。

生活在黑暗裏，有多久沒親到太陽，

別想在工場裏吸取大的滋養，
那裏：濃着霉溼的霧淡黃的光。
清早看不見魚白，而今，天又這昏茫。

疲勞拖着自己沉重的腳，
枯手拾起空了的小飯籃，有千斤重。
千斤重的生活天天蠶食自己，只再
一聲尖號，又得倦困地陪伴着機器。

另一羣鬼影佇候在地獄之門外，
而這一羣在遼遠的中山路上
朝着同一個方向，摸索前進。

摸索在冷峭的黃昏裏，
冰冷的枯瘦的手，緊緊地
你握住我的我抓牢他的，

憑大家的體熱取得了溫暖。

沒有行軍那般整齊的步伐，
沉重的腳踏着雜亂的散落的調子，
中山路的煤揉出了零碎的毒罵。

早晨的歌唱

陳子鵠

太陽從海中浮起，
金光射着白的茉莉；
天邊披上紅色的彩霞，
青翠鋪滿了一面大地。
我倆闖入了山巒，
投進了清風，

挺起胸脯，
踏着整齊的步伐，
擺出壯健的姿勢。

望着海洋，

陽光踏着綠水，

是那樣綺麗。

朝着天空，

赤心在宇宙中跳動，

血液在空氣中奔馳。

〔男唱〕

「走！

用我們的時間！

用我們的青春；

（切不要辜負掉）

縱使是惡魔毒爪，

荊棘雜着巉巖，

也要像狂風中的渡走，

沙漠中駱駝，

要渡過，

要爬過，

到一個新鮮的世紀！

到一個美麗的大地！」

〔女唱〕

「走！

親愛的兄弟；

用我們的血！

用我們的力！

用我們的手去建設一個極樂的花園！

用我們的行動去寫一首

雄偉底，

活潑底

美麗底新詩！」

〔合唱〕

「走！

親愛的兄弟！

用我們鮮紅的血！
用我們壯健的力！
用我們健全的腦和腦！

粗硬的手和手！
用我們寶貴的的間！
用我們熱情的真摯！

起來！

共同起來！

建設一個美麗的花園！

塗寫一首雄偉的史詩！

（尾聲）

起來！

共同起來！

回家

十月，六日，晨

李三郎

飄過遙遠的狂濤的海，
跨過重疊的，崎嶇的山峯。

那是北國，這是南方，
捱盡困苦的旅程了，

如今，像陌生者似的又歸到古舊的家門。

母親睜大了快要淌淚的眼珠子，

那灰黃色的臉孔躺滿了皺紋，

手兒顫顫，腿掄兒動。

像是四把殘枯了的柴——

啊！可憐的母親！

准要你不斷地捱着這慘苦的生活啊？

她張開了雙手——

然而，她不會像都市裏的婦人，

熱烈地來擁抱她的浪子在懷抱裏的：

不錯！不錯！
只是想接取兒子的行李吧！

可是，什麼都沒有的，
除了我那套半新半舊的衣裳。
于是她再壓制不住的
那源源的淚珠淌瀉在胸膛。

咽喉啜泣帶來咒咀的低語了，
「你那沒靈神的死了的爸爸呀！
留下來多少苦難？
你飄泊在他方，

哥哥又淒涼，
女兒沒有好門家，
只剩老人在家——
啊！挨凍！挨飢，挨淒涼！」

可是；我知道，
誰要我們這樣！

——黑暗的圈子裏的蛇蝎啊！
吸血的妖魔到處的張大了
黑色的嘴巴猶笑呀！

可慘的母親，
那才是毒害我們的人呀！

.....

然而，我沒有出聲，
眼前又迷上一陣黑烟。

一九三五年九月前南歸久別之
家鄉，再漂泊至上海後寫。

新宿驛

蒲風

電車去，電車來，

列車停，列車開。

這邊是中央線，

那邊是山手線；

四號五號六號……九號，

第一號才是長長的列車；

匆忙中不要眨了眼，

記着：一回的疎忽，

兜個圈子，你回來，

時間永不再是同一。

請不要問起那急行的電流

是否比得上日光的快；

但是，閃個眼睛，

月台上又換了一批人；

男的，女的，老老幼幼；

西裝客，學生服，大和衣；

人來人往，老是一團擠。

左邊出，右邊進，

死的文字那形容得出

走道上的人們的匆忙；

雜沓的木屐聲，

雜踏的皮鞋聲，

使得你心頭緊張，驚惶；

好容易，心頭忍往這麼的一向；

他們幹什麼的？爲什麼這樣忙？

好像看不見世紀的疲勞，

警察隱蔽了農村的瘦，

乞丐早被趕走，趕走！

哦！新宿驛，都市的骨髓！

羈上了我的熱的心壤，

我睜着你：我看你

怎樣表現在將來？

一九三五，四，十日於東京。

搶堤

王亞平

~~~~~大衆合唱詩~~~~~

夜色陰沈，小雨淋漓，昏暗中，一道  
彎曲的堤牆，一羣農民在那兒守堤。

王大鵬

怎麼這樣陰沈，  
怎麼這樣熱悶，  
再來一陣大雨，  
定要冲毀全堤。

邢新春

鵬弟！你不要過於擔心，  
上天總有神靈，  
保佑我們良民。

傻明

老伯；你真是越老越不清楚，

越老越糊塗！

前年淹了三十餘縣，  
村前村後成了汪洋，  
淹死了劉善人的全家，  
漂走了李守義的老娘，  
還冲沒了吃齋行善的張氏祠堂，  
這不！都是善男佛女，  
做了魚蝦的食糧，  
今年又鬧大水，  
更不知有多少良民遭殃。

.....

我不敢說沒有天神，  
至少天神也沒有良心。

邢新春

你真是胡說亂講，  
全不念天神在上，

古時寒秋節祭日，  
都向堤前貢獻香火，  
虔誠祝禱上蒼，  
如今人真不像樣，  
把神明全不放在眼上，  
因此………………

王大鵬

噯呀！雨又下大了，  
河水直勁的漲，  
大家拿起鐵鍬，  
守住我們的堤牆。

大眾合唱

守住我們的堤牆！  
守住我們的堤牆！

王大鵬

我們不能全然靠天，

三年兩次鬧大水，  
都是堤牆欠修。

侵明

對！我們不能全然靠天。

邢新春

我們每年出納兩次錢糧，  
奉養許多委員官長，  
怎麼不早點籌劃，  
坐看大水沖毀堤牆？

王大鵬

從來沿河的全是這樣，  
只管勘察不修堤牆，  
一旦大水沖毀堤岸，  
四方驚告，乞求賑糧。  
前天鬧了一次笑話，  
你想××縣多麼低窪，

大水突然淹了全城，  
漂走了治河委員，  
一個個還睡在夢鄉！

邢新泰

那真是應驗了神明，  
作惡人遭了報應。

傻明

你們不要再說閒話，  
天又黑，雨又大！  
水頭再要高漲，  
定要冲毀全壩。

王大鵬

兄弟們！快聽！快聽！  
那兒傳來的喧嘩：  
誰在哭兒子？誰在喊爸爸？  
.....

莫非上流決了口子，  
守住我們的堤壩。

大眾合唱

守住我們的堤壩！  
守住我們的堤壩！

傻明

不好了！不好了！  
這裏決了個窟窿！

王大鵬

兄弟們！快來堵！  
兄弟們！快來堵！

大眾合唱搶堤歌

拿起畚箕！  
抄起鐵鍬！  
掀泥土，  
扛石頭，

拚着命，  
堵洪流。

不怕風！

不怕雨！

快來搶，

莫驚慌，

拚着命，

堵堤牆。

拿起畚箕！

抄起鐵鍬！

掀泥土，

扛石頭，

拚着命，

堵洪流。

傻明

我把身子堵堤牆，

王大鵬

大眾死力堵決口，

拚命救家鄉。

邢新春

願神明保佑這堤牆；

願神明保佑咱家鄉。

王大鵬

決口堵好了，雨小了，

那兒有燈籠，那兒有人影。

邢新春

莫非來了天神，

救救我們活命。

傻明

你這老頭子，真是糊塗蟲，

怎樣是天神，來了送飯的人。

王金嫂與村婦等

噯呀！

你們守在這裏，

我們來送飯，

大半夜，餓焦了你們的心。

王大鵬及守堤村民合唱

哎呀！你們都來了，

大娘嫂子們！

王金嫂及村婦等

我們更著急，

餓懷了你們，

怎能守堤。

王大鵬

喂！雨又大了，

水要漫過堤牆，

大家抄起鐵鉞，

請你們快回去，

嫂子大娘們！

王金嫂與村婦等

我們也在這裏，

幫著你們守堤。

邢新春

你們快回家去，

燒香禱告神明。

王大鵬

你們快快回家，

看著孩子老娘。

王金嫂與村婦等

水要漫過堤牆，

誰能顧及兒女？

誰能再看老娘？

我們守住一方，  
誓死守到天亮。  
明 傻

女人會幹什麼？  
掀不動泥土，  
扛不起石頭，  
留到這裏反倒礙手。

邢新春

我虔誠的祝禱上蒼，  
佛心保全堤牆。

王大鵬

水是這麼洶湧，  
雨是這麼淋漓，  
這破爛的堤牆，  
實在叫人擔心，  
水頭再漲半尺，

家鄉就要沉淪，  
大家燃起火把，  
大家擎起精神。

邢新春

你看那裏燃起火把，  
上邊沖毀了堤壩。

（一陣哭喊的噪亂，雜着洪水奔流聲。）

聽那哀慘的呼聲，  
聽那洪水的奔騰，  
誰曉得多少男女，

洪流裏斷送了生命。

我心悲痛！我心悲痛！

天呀！天呀！天呀！

神明！神明！神明！

保佑保佑我們這無辜的百姓。

（磕頭祈禱。）

傻明

你這老頭子，真是個瘋子，  
不好了，我這裏決了口子。

王大鵬

也不要磕頭求神，  
也不要聽天由命，  
大家趕快搶險，  
要在死裏求生。

大衆合唱

大家趕快搶險，  
要在死裏求生。

王金嫂

噯呀！我底天，  
大水沖過來！

村民甲

這兒又潰了，

我把身子堵住了。

大衆合唱

拿起畚箕！  
抄起鐵鍬！  
掀泥土，  
扛石頭，  
拚着命，  
堵洪流。

不怕風！  
不怕雨！  
快來搶，  
莫驚惶，  
拚着命，  
堵堤牆。

拿起畚箕！

抄起鐵鍬！

掀泥土，

扛石頭，

拚着命，

.....

水頭猛然漫過堤牆，人，火把，田畦，村莊都不見了！夜深，雨大，風急，水勢奔騰，聲震天地。

一九三五，七月，稿十二月改作。

## 送別

袁勃

山坡上萬人蠕動，  
旗幟在冷風裏顫抖，  
笑聲震撼山隈，  
回音擊散了流雲，

人叢中正都熱烈的握手。

兄弟！不必再泛起

往日的記憶，

那不要過分的歡愉？

曾飄越五嶺的楓林，

曾掃過楊子江的洪流。

兄弟！事實不讓再回頭，

看霧濛濛的北天，

長城血跡早斑斑，

我們要點起一把火，

踏進征途——

拚死活渡過那陰濕的草原。

等我們勝利了，

沙漠裏建起樂園，

那時——

我們再熱烈的握手，

我們再痛飲一杯酒！  
兄弟，再見吧……。

## 晨光下

一九三五年末。

李華飛

兩江交抱着山城

山城在未晚天裏發出沉悶

它隱露着

後期資本主義的

世紀末的

畸形的

病症。

兩江——

長伸着大臂

向前狂蕩

向着日出的東方

從日出的東方  
飛起滿天的紅芒。

王家沱的山崗

立着害病瘟的絲廠

晨笛飄起揚子江的低唱

江那邊——

山城影還依戀着迷茫。

大江上——

長途船來自遠方

又航至遠方

小帆影慢慢的隱藏

像白鷗

在水面閃起了翅膀。

擺渡的槳

在嘉陵江裏畫起白浪

小菜販的

紫血色的兩臂

緊扛着晨光

城門邊的繩欄【註】

却把他們的心一個個捆上。

還不開城門

它媽的，已經大天八亮

擠過去，丁長……

老子的生意就在早晨這點時光

菜籃子相互的擠着

纏監帕白帕的

數不清的

腦壳在前動蕩。

【註】在山城那兒，自從折了城牆之後

，就以繩欄代替城門之用。

## 長堤上

白瑩

「天啊，是那世造了孽緣，

如今竟要遠奔天邊，

望不清的前路：茫茫，

這麼一條堤，到地獄抑是天堂！

混濁的水，連着灰色的天，

襯托着悲哀的心情一片；

（陰天，

刺着心靈的針尖！）

靈魂的呻吟散滿這陸上的汪洋，

追着飄浮的死屍翱翔，

頻翻着混濁的黃水，

讓點滴向長堤上狂飛；

猛擊着殘破的單衣，

撩起一陣痛心的驚悸。  
迎面一陣刺骨的寒風，  
衝擊着這潦倒的靈魂；  
緊低着的頭，

却抑不住一陣劇烈的咳嗽，  
停下了足，緊按着胸口，  
(全身讓寒風侵透！)

接着又一陣致命的咳嗽，  
密織的血絲像蜿蜒的火蛇，  
那麼鮮明，

驚透一顆顆重創的心！  
筏上的少婦，

慌忙提起了喉嚨：

「休息休息吧！公公，  
要將身體保重，  
天還早，

公鷄還沒鳴叫，

(那來的鷄呢，

舉目望不見一塊平地！)

日夕總可離開這汪洋，

(啊，離開這深戀的故鄉！)

公公，不要那麼急燥，

看，看迎面又來了狂怒的風潮，

快快些坐下憩憩吧，

黃水又湧起了恐怖的喧嘩！」

陰霧的天，淒涼的周邊，

混濁的水上，海鷗在飛翻。

哀嘆，呻吟，

絞纏着一顆顆不死的心！

侵透了筏上的少婦，

和一幅老的衰骷髏，

長堤上，迷漫着殘喘的白氣，

中年人又是一陣嘆息；  
 攜着呻吟縈繞着恐怖的週遭，  
 那兇勁，有如黃水的狂潮，  
 澎湃着生命的勁敵，  
 汹涌着靈魂的湍激。  
 一陣沉默，  
 又一陣鴉聲飄過，  
 拋落的餘音，  
 挾淒涼，鞭着一顆顆重創的心！  
 天空，白霧在橫行，  
 沒有陽光，看不見水上燦爛的流金；  
 這裏，只有恐怖在馳驅，  
 給心靈抹上深色的驚懼。  
 飢餓更像黃水樣的瘋狂，  
 絞着空虛的枯腸，  
 蒼黃的臉塗上精神的頹喪，

一雙呆滯的眼早失掉了光芒。  
 突然；老人掙扎地站起，  
 披上粗繩又打起征旗；  
 堤上的愁臉，筏上的少婦  
 和一輛衰老的骷髏，  
 接觸了眼光，  
 搖着頭，互吐着哀嘆。  
 粗壯的麻繩再勒上肩膀，  
 讓苦痛向無涯處開放。  
 一步一個足跡卽上長堤，  
 飢寒，生命的勁敵，  
 更被海風攔來，  
 迫靈魂在死亡上澎湃！  
 .....  
 「天啊，是那世造了孽緣，  
 如今意要遠奔天邊，

望不清的前路：茫茫，  
這麼一條堤，到地獄抑是天堂？  
靈魂的呻吟散滿這陸上的汪洋，  
追着飄浮的死屍翱翔；  
混濁的水連着灰色的天，  
襯托着悲哀的心情一片。  
白茫茫的霧裏，  
這麼一對僵僕人又打起征旗。

## 歌聲

駱駝生

聽啊！  
這是夠多麼殘忍的歌聲，  
歌聲裏藏着利刃和鋼鋒；  
殺戮了多少血淋淋的生命？  
生命呀！你們該多麼可慘，  
九泉下，你們也不會知道

——到底是爲誰而隕生！  
生命呀！你們只知道

在這同樣的一個窒息的夜裏，

——殺死的是敵人底血淋淋的生命；  
並不知道，

——同是被壓迫，被榨取的弟兄。

要知道！

平靜地躺在曠野的他們，

正是明日裏，你們的象徵！

歌聲呀！

殺戮了多少血淋淋的生命，

歌聲裏藏着利刃和鋼鋒，

這是夠多麼殘忍的歌聲！

聽……

一九三四，九，一八，夜於東京聞

無線電播送滿洲進行曲後寫

## 棲霞街的夜

葉 菖

從「劉公島」射來萬點燈光，  
燈光裏蕩着死神的進行曲。

棲霞街，

燦爛地燈光

映出鬼域的世界！

年輕的姑娘站在街頭，

半百的婦人也扮成紅妝！

流動着淫蕩的眸子。

青年，警察，少爺，販賣

海洛英的朝鮮浪人

遊魂似地沿街逡巡。

淫樂的笑聲蕩出窗櫺，

「同樂茶園」裏飛出歌聲，

幽暗裏——閃動着

流浪者的黑影，

雜着一聲聲地嘆息。

輝煌的棲霞街，

你用眼前的繁榮

隱起周身的罪惡，

表面糊就了都市的文明，

但你拖不住骨子裏的潰落。

一九三五，之夏於威海衛。

### 黎明之歌

林 麥

夜，沉下了

在海的深處；

寂寞到

甚麼都沒有。

那潮聲

是咽鳴的  
輕輕的嘆惜著，  
這黝黑  
已度到了  
最末梢的邊際。  
死樣的  
杳無聲息，  
大震動前刻的  
沉默的  
靜止，  
聽不出  
一絲絲呼吸。  
我需要  
一個狂吼，  
吐出了  
這全體的壓抑。

那裏，  
那裏，  
閃光著的  
萬衆的  
心的象徵，  
太陽，  
浴血的手掌？  
舉出了  
我們的  
黎明的時期！

### 農婦

冀春

寒風吹落了樹上的枯葉，  
枯葉也暗暗飲泣，  
淅瀝，淅瀝……  
夢裏撒異怔的孩子從炕上爬起，

『媽，我的棉衣，媽，我的棉衣呢？』

『你的棉衣在旱天賣了，孩子！』

忍耐些，媽總能讓你暖暖的。』

農婦伴着孤燈一針針的穿，  
儘餓腸轆轤也穿不完，剪不斷。

## 寄哥哥

休基

好哥哥：

請你把心摩一摩：

妹想對你說，

又怕你心多！

想你一去三四年，

不遭水患就天乾。

爹爹年紀老，

媽媽又把來病添，

糧食穀米不值價，

繳了租糧你吃啥？

預征十多回，

縱不餓死也傾家！

前回說你進軍營，

開到前方去殺人。

哥哥呀：

我幾夜不曾閉眼睛！

把你打罵不當人，

一月只有八元薪，

哥哥呀：

我聽着就像挖祖墳！

你爹你媽都望你，

望你回來望到死！

哥哥回來吧：

討口我們一起去。  
你要想一想，  
不要貪圖八元餉。  
買你一條命，  
叫你去殺老百姓，  
你是什麼心？  
縱說沒飯吃，  
眼看一家都餓死，  
問你忍心活下去？  
哥哥呀：  
你想吧：  
「一個炮彈來，  
死了沒人埋……」  
這是你說的：  
並非我咒你。  
還有「穿件破軍衣，

一天沒休息，  
關下餉來不夠吃，」  
你就活到千歲還是蛆！  
哥哥呀，  
回來罷：  
莫說涼水不會點燃燈，  
我們也有我們自己人，  
我們也有自己路，  
只要我們一條心！  
哥哥呀：  
廟裏敲鼓不離鐘，  
哥不回來妹好瘋！  
妹今怎能離得你，  
園裏栽菜不離蔥！

一九三五，四，一五夜。

## 城與浮士德

劉西蒙

詩劇：「浮士德與城」——

公爵浮士德用偉大的智慧把托洛志堡在荒墟上建立起來。他固執自己的尊嚴，迷戀他的獨裁。他的兒子浮士都拉却奪了市民的女兒，並殺了她的家人。市民起來了，從浮士德手裏要求政權。惡魔的梅菲斯托誘惑了浮士都拉，出來爭奪寶座，向市民施了屠殺。這時浮士德跑到蒼鷹塔上，他自己什麼都沒有了：市民脫離了他；愛女跟着爲市民解放戰的戰士而去；兒子違背了他的意旨。在他眼前所有的，只是：「鐵的歷史。」

在暗夜的寂靜中，

浮士德，

年青的托洛志堡在他眼前，

耀着萬家的燈火。

在那裏有千萬顆不可測的心，  
千萬隻不可馴服的野馬般的市民，

正像這夜色無邊的淒茫，

從微風裏湧來的一片喧嚷；

一切好像是一個難解的巨謎，

浮士德孤另另的關在蒼鷹塔裏。

他具着超人的智慧，鐵的力，

偉大的托洛志堡從他手裏

在荒墟上建立。

而今托洛志堡的孩子要脫離他？

忍心的將他們生身的母親拋下？

聽那夜風傳來的一片喧歌，  
偉大的市堡在沸騰着它青春的脈膊，

燃燒的火：——

對着這新的巨靈，宇宙的謎鐘，  
他的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力，  
呵，一切，

一切無用！

托洛志堡誕生了，

在公爵浮士德手裏；

托洛志堡的孩子長成了，

他們自己已能自立。

看那惡魔的梅菲斯托起來了，  
他誘惑了昏庸的浮士都拉，  
新的戰爭將不能再免了，  
未來的屠殺在靜等爆發！

他們需要脫離一切的阻障，

一切的網，

他們需要力，需要飛翔，

需要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浮士德！在歷史前面死去吧，  
兒子的罪惡會掩埋父親的功德，  
但是他那「功德」，  
又爲自己的頑梗所遮沒。

浮士德的心盲迷着，

失掉了他憑依的馳向。

浮士德的偉大永不會使人忘記，

他正像一座金像在市民前屹立。  
他們要在他的面前建起榮華，  
繼續着浮士德所放下的基石。

悲苦在浮士德的心中升起，  
驕傲粉碎在他青瑩的淚裏。

「歷史」將勝過他的力，

「歷史」

使他停止步履。

夜風繼續傳來一片喧歌，  
偉大的城仍在衝蕩着新的濤沫：

『我們將驕傲的用我們紫色的血，  
寫我們名子在新歷史的第一頁。』

——爲自由而流血！——

### 農民苦(民歌)

葉頻

莊戶人，真可憐，  
忙忙碌碌兩半年；  
不是稅，便是捐，  
大人小孩淚漣漣。

今日淹，明日旱，  
每畝難收一斗半；  
朝來匪，夕來官，  
一年四季不平安。

### 廟前

濺波

她睡在媽媽的懷裏，  
破廟的門前一潭污泥，  
牠抱着這破廟的門坎嘆息，

她姐姐的手摟住她的小弟，  
 她的脚擦着她媽媽的破衣，  
 他們橫一個直一個的倒着，  
 一個假着一個，  
 秋深帶給他們一身的寒冷  
 他睡迷熟了又餓醒了  
 抓他媽的奶像抓住了乾枯的田，  
 她媽的奶乾枯的像家鄉的荒炭  
 她的淚珠淋在孩子的嘴邊……  
 一個喜訊投入他們的夢中  
 紛紛的雨水復活了葱茂的田園。  
 他們忙着的上天祝禱，  
 睜醒來她遍身的冷汗！

一九三五，六。

## 新兵

沈 旭

處處碰到了瘟神，  
 醜惡撒下慘酷的法網，  
 一條長鍊子牽來不幸，  
 襁褓一羣，個個都是壯丁，  
 有的沒了家，沒了田，  
 掙掉旱澇的故鄉，  
 有的新傷壓著舊痕，  
 挨不過監工的皮鞭，  
 也有捲起蠻大的浪  
 挫斷了牢房的粗綱，  
 也有嚼空了肚子，  
 困累的心無可吊懸，  
 一個一個：個個  
 兜著飢黃的苦臉，  
 疲憊的胸前注定了死亡  
 ——「招募的名字。」

暴君傳來緊急命令，  
北風決勝千里的凶心，  
號聲笛鳴拖起列車豬羶，  
灰色的帽子，灰色的心——

## 新年

溫  
流

是往人心裏吹開花的新年，  
一天的愁悶却緊鎖着這鄉村：  
從靜的街頭踱到靜的街尾，  
碰不到幾個嘴邊掛個笑的人，  
沒有喊迴旋着的骰子的熱鬧，  
也沒有鞭炮在火光裏跳的聲音；  
擺賭攤的懶搖着盒子，  
心裏是個天大的悶；  
小攤子的主人呆個整天，  
也難得有幾個人走近；

店主看守着陳舊的貨堆，  
不敢猜想明年的命運；  
孩子一面玩一面瞧大人，  
怕一個耳光帶來了頭暈。  
田莊裏更沒誰開心，  
靜得像雪裏的古墳；  
都明白好天年是個怪謎，  
也想擠出勁來把明天的生活鎮穩，  
在陽光裏修補忙了一冬的農具，  
飢餓叫他們忘記了這是該玩玩的時分；  
不幸的是廟裏壇裏的神，  
早等待烟火在眼前繡幾朵彩雲，  
却只有幾串煙，幾顆火，  
在靈旛和寶蓋下面畫點灰暈；  
便對自己的祖宗也不太認真，  
一點牲醴便算供奉了陰魂，

却祈禱它賜給更多的福，  
 許它豐收了便燒下加倍的錢銀。  
 太陽是溜在碧天裏的火輪，  
 田裏早綻開了一道道繩紋，  
 輪船送來的已不是一批批銀子，  
 是幾封裝滿了淚和嘆氣和信，  
 是一個個怕餓死在海島裏的人。  
 數數日子，過四天便算過了新年，  
 但過了也打不開愁悶的迷陣，  
 只曉得又只有幾家會鎖上門走，  
 又有一批店子就不再開門。

一九三五，四，九。

## 小三子的夢

葉 蔭

雖說家鄉竟是那樣地可怕，  
 可怕得像一頭骨多肉少的獼皮狗，

像一隻兇惡醜陋的魔鬼：

在那兒，沒有了花的紅，草的綠，

也沒有了幸福和快慰；

它只能夠人們的號寒啼飢，

叫孩子吃了母親的屍肉，

叫父親論斤論兩地賣去了最後一個兒女

它只能叫這些沒死光賣完的男女老幼，

背上了貧血的破包袱，

拖着比泰山還要沉重的腿，

忍受那跟死一般難堪的心痛，

成羣結隊地——

離開祖上的墳塋，

拋去那住了幾世紀的土地，

恰似一羣餓狼，

一隊野犬，

在他州外省流浪，索食，倒斃……

可是十二歲的小三子呵，  
却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它——  
把家鄉忘記！

捱過了一天又一天，  
走過了一村又一鎮，  
逃荒者羣像一條黑色的長河，  
永遠的流個不停。——

無數忙亂而疲乏的脚步  
照常踏破了死寂的清晨，  
照常帶來了慘容的黃昏，  
如今，天邊的晚霞

正映照出一張張菜色的臉孔，

下山的夕陽

他用哀愁的眼色凝望這灰色之羣；  
轉眼又是暗黑的夜晚，

不能不照常停下

那永遠走不完の旅程。

『哦，上天照應，這兒正有着不少的糞寮  
——』

『是呀，今兒晚上大概可免風吹雨打。』

于是，都懷着一顆發見天堂的歡心，  
一聲嘆息，就沉重地坐下。

于是，一間間破臭的糞寮

又變成了今晚的棲家。

小三子也最容易搶到了一把稻草，  
就跟母親在一個角落裏躺下。

雖然肚子裏餓得像一萬個車輪在轉，

白天給鎮上老爺們毆打的傷痕也還在作痛

；

但滿身的困累却終于把眼皮拉下。

疲乏的酣睡變成了一道高橋，  
這高橋把現實和夢境隔成了兩起。——

彷彿自己並沒有離家，

仍舊跟小癩痢他們在禾場上嬉戲，

（他好像完全忘記了小同伴大都已經餓斃；）

彷彿家鄉並沒有遭逢那可怕的災荒，

大家雖然也皺皺眉頭，

嘴角上總還帶着三分笑意；

彷彿自己還穿上了新衣裳，

吃着大碗的白飯整塊的肥肉，

爲的是鄉裏正在迎神賽會；

最後，他還夢見隣居的王老爹，

那老頭兒仍舊在講故事，仍舊十分有趣

（似乎並沒有給觀音土脹斃；）

他也夢見那十分愛的姐姐，

好像她還照常跟母親在田裏做活，  
並沒有給人販子領去……

可是，身畔突然感到利刃般的寒冷，

一陣突峭的北風吹開了蓋着的稻草，——

小三子醒過來了。

想起剛才的夢境，

他的眼淚正像決了堤的黃河。

明知此刻的家鄉竟是那樣地可怕，

但，小三子啊，可無論如何也捨不得把

它忘掉。

『媽，我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去？』

『孩子，那只有天知道！……』

在暗黑裏他看不見母親的淚滴，

但他已經聽到了她心頭的悲號。

小三子不再問下去了，

只是睜着眼睛，

在暗夜的飢寒裏焦；

——天哪，你爲什麼老是不破曉！……

### 我的詩（白德納作）魏晉譯

我歌唱，但真是在歌唱着麼？

我的聲音在鬥爭之中狂亂了。

我的詩……

在那聲音底平凡色彩中是沒有光輝的。

不是在那華美的演壇上

在「純真的大衆之前狂喜而沈默。」

而且不是在 Voilen 的呻哦之下蠱惑的地

歌唱揚起我的聲音。

負着沉重的可咀咒的遺產的重荷

我不是女神 Muse 的信奉者

我完整的，清亮的詩——是日日讚美着的

祖國民衆，勤勞者

在我，只有你底審判是重要的。

在我，你是一個不善修飾的審判官。

你哟，是我的希望，思想所信仰的表現者

。

你啊，是我人間的暗家的——「守門犬」。

### 派點（惠特曼作）周而復譯

淚點！淚點！淚點！

在深夜裏，在寂寥中，淚歌啊！

在血岸上滴着，爲沙子呼吸，

淚點啊，不是一個星子的閃耀，

所有黑暗和荒涼，

潮潤的淚是來自包着頭的眼睛；  
哦，誰是那個精靈？

在黑夜那種樣子，帶着混眼？

那是什麼不成樣子的一團，

彎着腰，蹲伏在沙灘那兒？

川流似的淚點，咽哽的淚點，

悲痛，窘塞而粗魯狂喊；

哦，暴風雨，混爲一體，起來，

帶着輕熟的步調獨自在沙灘上！

哦，粗野悲慘的夜的暴風雨，

帶着風，——哦，噎氣又失望！

哦，白天的陰影是多麼恬靜而合時，

有着平靜的面目和節奏的步調，

晚上也逝去了當你飛去，

沒有什麼可看——

哦，於是只有無羈的海洋，

淚點——淚點——淚點啊！

## 詩的分野

N. 齊霍諾夫作  
杜宇譯

在暗澹的北冰洋海底下「柴留斯金號」沈沒了。然而殘餘在無依無靠的流冰上的人們，可用「唉呀哇沙」的韻腳，寫自己冰上生活的戲詩。

成層圈氣球高飛着，駕駛者(Pilot)駕駛着直昇到從無有人到達的大空的深奧。幾千個詩的獵人拿起了筆，一面自豪着大空的征服者一面寫着詩。

為什麼那樣快樂呢，在埃普倫號的甲板上把從古舊的沉沒船曳起的留聲機打開，在辛苦的勞動日之後，躺在十年前海底底的海藻中，聽着進行曲和華爾滋快樂的

樂聲呢。

為什麼康閱梭慕爾(青年共產黨譯者——)的少年想在西比利亞的原始林中建設都市，在那林間道入口處一棵樹大上釘着寫着「熱情家街」的木牌呢。但在實際上，幾個月後，就在這裏造起了櫛比的房子，悍然地和原始林對峙着。

新社會創造的大旋風風靡了蘇維埃聯邦。在那裏不僅產生了許多的工場和電氣廠，並且也是產生新的抒情詩和新的詩人的搖籃。

偉大的樂天家(Optimist)站在這個國家的工場裏，把握着這個國家的汽船和飛機的舵，把握着曳引機(Tractor)和衛護國境的戰車的舵。這個偉大的樂天家——就是今日的人類。

曳引機從蘇俄的土地上把馬驅逐了。在國家的世態下我們和過去的遺物鬥爭。並且和遺留在人類的野蠻的，卑鄙的，奴隸的遺物鬥爭。

蘇維埃聯邦的世態已不再是野蠻的了。人對人的關係不再是狼。提攜的感情，同志的感情，在年輕的一代人之中高漲着。我國的詩充滿了勇氣，但決不是排外的愛國主義（Chauvinism）。我國的詩不知有剩餘者，社會的脫落者，和對人生無用的人間的主題。它們擁護人類。但這不是逆說（Paradox），也不是紅色的語言。在爲勝利的鬥爭下，他們要去創造和鍛鍊那被淘汰的人類的種族。他們是今日一切的藝術的妙手，在技術上是一切奇蹟的創造者，大地的改造者，大空的征服者。

者。

在這樣感覺的高潮上住的詩人——在可驚異的事業的反覆之後，於是產生了一種更英雄的事業和更奇蹟的事實，以及更勇敢的性格，活在這種轉變上的詩人，當然要被這相繼完成的一切事物的偉大的天性所感化的。

他們持有下面所說的權利——

……我不接受生活的零錢，

但應表示的地方則表示，

然後消費我所知道的一切。

從廣大無邊的新奇的未來

在傳過聲音的地方，

作爲自己的兒子的歡樂

將來我會有酬報吧。

樂天主教！那不是偶像。那可算是必

要的公式的香烟，但不是機械的偶像。它是表現今日健全的社會主義的人類的一種高向的運動。

它充滿了力，充滿了理性。它是冒險和蠻幹的勇氣及暴力和迷信的敵人。詩的心臟在平調上不會轉動的。但這是健康的心臟。因為現實是博大的，潑刺的。詩人啊，現實是一樣的，我們這樣說。

蘇俄的詩第一給世界齋來的是新的聲音。新的 Cene 和新的語言。

瑪耶珂夫斯基！只有他是蘇維埃的頌歌和諷刺 (Satire) 及恢諧化的詩喜劇的名手。地是以普洛詩人的聲音最初向舊俄的頌歌作者的永遠之聲競爭挑戰的第一人；而且在這次戰鬥中勝利了。他的朗朗的護民官的聲音不在宮殿的舞廳，而在用無產

階級的手建成的大廳的圓天花板下開始響亮着，他的詩的烈火在烏奈普洛斯特洛伊的迴羽式發動機 (Turbine) 之上馳旅着。

在遠方錫來西亞的小劇場內，德國的和波蘭的炭礦夫們，傾耳靜聽着「米司帖利亞·布夫」的革命的詩句。

美國法國和捷克斯拉夫的勞動者逢見這位詩人了。這位詩人的聲音「跨過一切的詩人和一切政府的頭」傳播開來了。

巴枯里基！這是一位熱情和樸素的詩人。是一位有真實的形象和真實的感情的詩人，他做過獵人，做過漁夫，做過巴爾齊桑 (Parsifal)，並且愛好自然。他崇拜森林和海。他把同時代引進天然的喜悅的，作為天地的自然之中。

霍理司。巴斯帖爾納克給我們提供了

心理的空間的複雜的世界。我們只看取他的突進的，伸張的，沸騰般的詩，不息的呼吸的藝術，綜錯複雜的詩的運動，和充滿了誠實的詩，馬上就想團結起來。

爲對照起見，再舉出白德內衣吧。諷刺家的筆，必須常常銳利的。也不是不要複雜的打擊。而且這種傾向的詩必須單純化。諷刺家要想作詩，他必須依據大眾的要求，和歡迎他的嘲笑的諷刺詩的一般大眾的聲音吧。

蘇俄優秀的詩和詩人的名字，異常衆多；不是一篇短文所能網羅。

蘇俄詩人第 一 期的活動，當然要在內戰的駒上進行。所以這時期的詩多表現忍耐，豪氣，英雄主義，鬥爭上的友愛等；但現在主要的主题是蘇維埃聯邦的人類。

把人生之生充分的高揚呵，  
闡明它的究極的意義，  
透澈到現象的深奧裏，

對於聾啞者  
教以自然的一般法則呵。

在這一點上，許多的西歐詩人和我們的不同。他們把「人生的究極的意義」，看成另一方面。在波蘭，青年詩人蒙克以其詩中神秘的 *Motive* 的豐富爲理由，而當選爲頭獎。這真是不可思議。在這首詩中，寫在市街上落雨，在今日只有兒童能看見神的現象。

驚愕看的只有兒童，

一面沸騰着可愛的心臟的血，

一面詩人般的悲哀

嘆息着這個現象的黑暗的意義。

像這樣不接近人生，和逃避人生，在陶維姆和斯洛尼姆司基的詩中也表現着。

「宗教是人類的夢」——費爾巴赫這句話，可以幫助說明卽在今日活着的唯美詩人把眼乍張開般的黑暗的現象。比外洛司特瓦洛夫斯基的劇詩的神祕性也濃厚得不可思議。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在他的詩中另找了一個方向，所謂「天文學的建築」的詩人馬利奈提(Marinetti)，在他的詩中，把藝術讚美爲從可驚歎的高價的珍奇的膳前，召回意大利人在各處古代羅馬的精神的東西。他一面謳歌法西斯蒂 Brunette (黑髮黑膚的女人——譯者)的勇散的本性，一面預言着新的不易的真理。

Brunette 建設了世界，征服了，

又死亡了。

和自然鬥爭完畢時——Blond(白面金髮碧眼的人——譯者)還在睡眠。

Brunette 開始成爲一個婦人時，他就說我愛你。

可是，Blond一面諂媚一面私語着，

可愛的人呵，你住的地方沒有黃金嗎？

黑髮和黑膚——這是太陽呵。

金髮和白膚——這是月亮呵。

Brunette 創造着世界的歷史。

女人嘯，我的妹妹嘯，我的妻嘯，我的母親嘯，

爲什麼你不愛 Blond 呢？

其他法西斯蒂國家，例如德國，對 Blut 主張完全相反的意見。

用否定敵人的「民族的真理」的光輪，去消滅敵之光，他們被這個很簡單的公式支配着。因此，凡是不含有勝利者征服者的叫喚的詩，都不能傳達法西斯主義昂揚着的精神的當然的狀態。

維克多·羅俄曾這樣寫過——瓦鐵盧之一日，是那時代最大的交戰日，但也不過是軍刀 (saber) 的響聲而已。何以故，因為在布留賽爾將軍下的德國領土上，有了哥德，所以德國是偉大的國家。因為德國不僅能使用軍刀，而且又能思想，這是比戰爭更重要的。

悲哉！在今日德國迷佈的灰色的戰雲上，無論怎樣也產不出哥德來。但在不能

保持權利只從事愚蠢的破壞的地方，用詩的光輝可以衝破了這個暗雲，所以新的哥德是需要的。

路上的愚夫是不了解複雜的事物——凱貝爾斯這樣說。對於被這樣恐嚇的路上的人物，也有他的阿納喇的詩一般的「極樂之歌」的。在這裏作為他們唯一的安慰者，即是希特勒要掃除人生所有的不幸這件事（怎樣掃除這裏不談）。在那兒所僅有的詩的威嚴是一些短東西。在那種傷感的拙劣的詩的構成上，寫長詩很困難吧。

「鋼鐵的浪漫主義」——這就是德國的信條。著名的希特勒謳歌者海達·巴肯即是這樣形式的詩人。用卑俗的印象主義的風格 (style)，和混亂的抽象的寓言主義的形體 (type)，遲鈍的劍戟的響聲鳴動時，

要告訴地上和天上什麼和平的事情吧。

在現在德國領土上是不會再出一個哥德的。埃卡特已被公認為優秀的詩人。爲他而把萊辛（Lessing）獎金廢除了，並把冠以萊辛名字的學校，換上埃卡特的名字。但究竟這位賢明的詩人是怎樣一個人物呢。我倘先聽聽這已經聽厭事的聲音吧。至少這種詩人的身後要跟隨着向神聖的東洋進出掠奪的十字軍。

暴風雨，暴風雨，暴風雨，暴風雨，

暴風雨，暴風雨，

警鐘在各處塔尖上震響着，

火花飛舞，火花四散，

猶太人來掠奪國家了。

血染的鐘鳴動着，繩索是殷紅的；

周圍只有火和犧牲及死屍。

警鐘鳴動着，大地在呻吟。

聽呵，復讎的求救的轟音，

醒來呵，德意志！

這首詩最後一行成爲口號了。用這首詩的世界作爲漢司，伊奧斯特作品中人物的臺詞還不失爲陳腐的警句。這即是說，我聽見了所謂文化二字時，即要拉開自己的手槍的安全裝置。

這已經不只是詩。這是帝國主義之聲。這種詩要和軍隊相伴的吧。然而在他們的工場和體育學校里要默誦這首詩，這真是不可思議了。

這德意志之聲——作爲詩的目的，人生的目的，這種謳歌戰爭和殺人的快樂及殲滅和征服的聲音，但可不是孤獨的。一切是可怕的單純，世界要在強者的權力下

服從吧，因為對於這個「神聖的」一天的準備，是須要一切手段的。

在遠東和這個聲音呼應的，我們在日本詩人日耳歌之介的詩中即刻可以聽出來。他寫過關於深入敵地爲帝國不惜以生命相賭愛國的日本軍事偵探的詩。

東西南方這樣呼應着。兩者不到最後的審判時不會移動其場所吧，吉普齡曾這樣寫過，但現在可只想突破地理的境界和自國的國境。這還只是友誼的呼應，和越過他國的領土和海相會的詩的運動嗎？

不，日本的詩人和德意志的詩人是深知他們自己所做的。他們所用的 *Coö* 是很小的，但他們可用自己的 *Coö*，手榴彈的 *Coö* 侵吞着。*(Coö)* 乃俗語警察之意——（譯者）

在他們看來，人類並沒有什麼必要的事情。所謂「人是以戰爭爲最大的」的，女人則是包裹在病態的色情的薄紗下的玩具，並且是作爲戰利品而存在的。

詩人和他們的首領們同樣，在世界規模上，反覆空想着帖烏特布爾的森林。可是如果全歐羅巴起來以這個森林博取勝利，一定要死許多人的。他們愚蠢的死了，又預備贈給這無數的死者以英雄的名字。他們會想出很多的官銜。因此也可作出輕視死的悲壯的詩篇。功績要用瘋狂般地勇猛才能換得來，而死是功績的完成。全歐羅巴都覆在這鋼鐵的「浪漫蒂克的頭盔」的不吉祥的影下。

一切祖先的靈魂和一切戰場的勇士的精神都被動員了。可是我們在這個雲霧中

，把周圍的情勢已完全考察過了，因為我們看見充滿了自信的真正有勇氣的人們。

在法國的瓦亭，戴着軍盔，披着斗蓬，瘦骨稜稜的手裏拿着槍，站在巨大的屍骸上，在這上面寫着「他們在這上面進軍！」

他們也許不知道在這上面前進的。然而這是一切的不幸。他們站在那裏空想着。這個昂揚起來的朦朧的國家的「浪漫主義」——是和平與人類的主要的敵人。

我國的詩的聲音，是有力的蘇維埃縱隊的聲音，是世界無產階級和他的朋友的聲音，是使慣了比新出現的法西斯蒂雷神的槌頭更重的槌頭的人們的聲音。

西方和東方的法西斯蒂的 Muse，不能夠和蘇維埃的詩比試干戈。她將在自己

的夢中被頻頻掀起的這個歷史的暴風雨中吹跑了吧。

我們別的變更很少，關於人類的命運則從本質上的變更作出發點。我們沒有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的區別，只從人類的新型 (Type) 出發。

我們對於偉大的生活，偉大的事業，深邃的思想的現實主義 (Realism)，和平的勞動的現實主義要加以援助的。

我們要像一個老的法國作家所說的那樣，要努力比珍貴的語言蒐集家，更是優勝的 *style* 法國話的本性——他說——是在明瞭和論理的有力這一點上。法國話不許軟弱，淺淡，和歪曲的。

我想他這句話對於他國的語言，在有能力以無畏的生命力導人們於人生的真實和

自己完成的詩人或作家的任何國家的語言也可以適用吧。

我們的世界是對象的，的確的，有知覺的，和青年的。

我國的讀者苦於書不夠讀。我們不僅開始，而且已做了許多。我們把抒情詩的火藥晒乾。我們什麼敵人也不怕，雖然在別的國家正焚燬書籍，槍殺詩人，但無論怎樣也不能壓抑住鬥爭的意志的；同時，無論如何也不能衝破這個在全人類的良好未來的名義下，團結起來的詩和生活間的鞏固的同盟。

我們要把更多的剛毅和大膽和革命獻給藝術！

本文作者尼古拉·齊霍諾夫 (Nikolai Tikhonov) 爲蘇俄詩人，生於一八九

六年。曾參加過世界大戰和日俄戰爭。屬於「賽拉賓兄弟」一派。在一九二一——二二年間，以小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的氣分寫詩，到二五年他的詩又不顧內容墮於形式主義中了。但至二七年他躍進了一步，被引到社會主義建設中，成爲知識層的代表詩人。現爲蘇聯作家同盟之一員。本文爲一九三五年六月在巴黎舉行擁護文化國際作家會議大會上的一篇演說詞。再本文原名爲「給藝術更多的剛毅和革命！」現在的題名是譯者擅改的，特此聲明。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譯者

# 本社叢書

(一) 路工之歌 (二角) ..... 江岳浪

(二) 孤帆的詩 (印刷中) ..... 夏孤帆

(三) 真理的船 ..... 袁勃

(四) 旱 ..... 史輪

## 詩歌月報

十二月號零售三分  
天津草原詩歌會

離家之前 ..... 苦菜

餓 ..... 林熙

探蓮葉 ..... 賈天慈

..... 邱野

慨 ..... 曹鎮華

運河岸上 ..... 史輪

儉寫 ..... 張會川

秋場 ..... 白靈

我早 ..... 一平

送別 ..... 岳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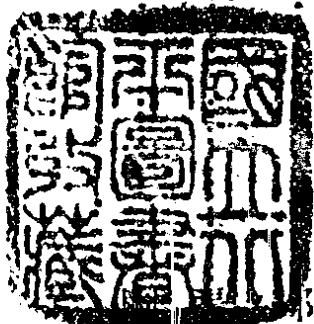
碼頭 ..... 繁一

未碎的膜 ..... 吳澤

無題 ..... 冠祥

秋收 ..... 心舟

輾轉 ..... 密



# 詩歌新輯

◀ 第二輯 ▶

本期零售大洋壹角

中華民國廿五年壹月拾八日收到

主編者

詩歌新輯社

出版者

詩歌出版社

青島無棣二路二號

電話五三三四號

總代發行

上海羣衆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市

# 詩歌創刊號

|                  |                 |             |             |                 |          |             |
|------------------|-----------------|-------------|-------------|-----------------|----------|-------------|
| 詩                | 論               | 創           | 造           | 歌               | 譯        | 詩           |
| 詩人應該反映或表現些什麼……林蒂 | 關於諷刺詩……林蒂       | 現代亞美利加詩……楊伍 | 夜路……林煥平     | 縫窮婆……洪適         | 譚子豪      | 破舊了的機杆……王亞平 |
| 夜哨綫……林蒂          | 廣州之夜……征夫        | 死的讚頌……新波    | 流型線的車……羅丹   | 明星又開過威嶺(上)……李華飛 | 七月十六……梅雨 | 死前……阮夫      |
| 家……史樵            | 祖國……更夫          | 我們要沈思……薇娟   | 紅葉里的秋天……陳子鶴 | 悼死者……梁秋         | 搖藍歌一……蒲風 | 搖藍歌二……失名    |
| 一九〇五年……麥浪識       | 兄弟們，向着太陽去！……丁克識 | 自由……桐華識     | 泥炭隊……自由……   |                 |          |             |

214/410  
25#